



在 华 山 险 峰 上

江林 周松耐

解放军出版社



在华山险峰上

（报告文学）

在华山险峰上

江 林 周松耐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工程兵机械学校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 2.5印张 • 54,000字

1984年11月第1版1984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85·57 定价：0.45元

引 子

华山，象一把倚天而立的宝剑，在奔腾咆哮的黄河西岸耸入云端。华山，危崖绝壁，清泉飞瀑，庙宇宏伟，苍松掩映，自古就以其巍峨险峻而闻名于世。

华山壮哉！“西岳崢嶸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发出了气壮山河的呐喊；

华山美哉！“我梦游太华，云开千仞青。”宋代大诗人陆游在这里触发了寓意深远的联想；

华山险哉！“无路望已绝，白云埋半腰。”清代诗人袁枚挥舞惊俗的笔触高声惊呼。

华山是历史的见证，它目睹了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百余名干部、学员，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抢救遇险游人的战斗，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共产主义精神风貌，给这座千古名山增添了新的光彩。

目 录

在华山险峰上	江 林
引子	

第一章 奇峰险道上的峻美画卷

瑰丽、奇异的“灯”景	(1)
奇峰险道上的战斗	(2)
任何风光都不能比拟的峻美画卷	(5)
在青柯坪的小院里	(7)
他把“墨镜”们镇住了	(9)
他们应该得到的，全部得到了	(11)

第二章 华山的路，是这样的路

一行轻松的文字	(13)
无论如何也要把病人送下山	(15)
“你们是解放军，我是共产党员”	(16)
他们是胜利者	(19)

第三章 华山绝壁旁的一座群雕

用血肉之躯筑起来的“人墙”	(22)
身先士卒的指挥员	(25)
“父母官”也有一种自豪感	(29)
他骄傲，因为他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31)

第四章 在危险关头和荣誉面前

嘉奖名单中没有她们的名字	(36)
沉默的汪龙霞“复活”了	(37)

一张“为荣誉而战”的照片·····	(39)
姑娘们新的追求·····	(41)
华山抢险的故事 ·····	周松耐
“大兵”和“眼镜” ·····	(47)
两根扁担·····	(50)
一壶“救命水” ·····	(51)
一把点心渣·····	(53)
悬崖边信任的目光·····	(55)
一个女兵的苦恼与欢乐·····	(56)
陋室情·····	(58)
“感谢你们，张华的战友” ·····	(60)
一场没有了结的“官司” ·····	(61)
工程师华山脱险记·····	(63)

第一章 奇峰险道上的峻美画卷

他们是军人，是大学生，也是游客。在危险降临的一瞬间，他们表现了军人的勇敢、沉着，在华山的奇峰险道上，一幅八十年代大学生精神风貌的峻美画卷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瑰丽、奇异的“灯”景

四医大的学员们第一次在山野见到这样壮观的景象：夜间登山的人，用手电筒的亮光，探照着蜿蜒崎岖的山路，此亮彼灭的光点，犹如银河中的繁星，竞相争辉；这束束亮光，又恰似一条“灯”的长龙，“龙尾”甩在山下，“龙头”却已跃上山腰，并扶摇直上，简直使人分不清哪是星，哪是“灯”。华山，这座有很多神话传说的名山，今夜显得更“神”了！

同学们都很兴奋，仿佛自己随着这“灯”的长龙飞腾起来了。将要走遍华山的五座险峰，饱览华山的迷人风光。

这些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早在登山之前，就对照着华山游览图，背诵了沿途的名胜。人说华山以“险”冠于天下，年轻人就最爱体会、品味这个“险”字。

眼下，学员们觉得华山为了迎接他们这群旅游者，早早地把自己梳装打扮起来了，要不，怎么在日出之前，就显示出这番瑰丽、奇异的“灯”景呢？“同学们，上呀！”

他们一边呼唤着，一边捏亮手电筒，兴致勃勃地向上攀登。

奇峰险道上的战斗

东方渐渐发白，华山的群峰一个个钻出了夜幕，山苏醒了，鸟的啁啾与游人的喧哗混成一片，使华山之晨充满了生机。

人们举目四望，这才发现，羊肠险道上凡是能容纳人的地方几乎都站满了人。熙熙攘攘的人流覆盖了上山的路，人们一个紧挨着一个，这么多游人，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同学们互相招呼着，随着拥挤的人流在缓缓地向上运动着。越走越觉得和天亮时见到的景象不一样了。人更拥挤，噪声更杂，道路堵塞得更严重了。

前面是一座骤起千仞的绝壁，令人望而目眩。光滑滑的石壁上深凿着三个大字“回心石”。据说，华山险途从此开始，这是考验人的胆量和意志的地方，也是一个诱惑人们继续攀登的地方，因为，人们通过这里才能到达华山之颠，才能饱览华山的雄姿。

脚踩在“回心石”上方一块突兀的长石上，翘首仰望陡峭绝壁，两条铁索斜挂长空，如同天垂石梯，这就是有名的“华山咽喉”——“千尺幢”。刀劈锯截的槽形崖梯，象嵌在石壁上，槽底由只能容纳半个脚掌的二百六十多级石阶组成。左边是一落千丈的深渊，踩在这条两人侧身才能相交而过的崖梯上，稍不留意就会从上面摔下去。这会儿，崖梯上密麻麻地挤着游人，有的只是脚尖站在崖梯沿上，那悬乎劲儿，使人大有不寒而栗之感。

也许是由于人多吧，“险”已被游人置于脑后了。所有登山的人都是那么勇敢，他们挤着、拥着、喊着，“一、二、三、——上”，“一、二、三——下”，……上下的人流，夺道而行，各不相让，拥挤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祸。

“不好，有人被挤下来了！”

只见“千尺幢”上端，有人被挤得滚离了台阶，一个跟头摔下来，滚落中又碰撞了别的游人，于是，一个，两个……一连十多个，直往下翻滚！

从这个九十尺高，近似直角的崖梯上翻滚下来该是一种什么情景啊！人们只觉得象山洪爆发，顿时叫声、喊声、呼救声响成一片，向下跌落的人，连同飞舞的帽子、鞋子、雨伞、拐棍一齐向下直扑而来。

俗话说，飞起的鸡蛋都能砸死人，何况是十来个百十斤重的活人！

“千尺幢”乱成了一团。会酿成什么后果呢？每一个在场的人脑子里都打着这个问号，可是谁也不去想，也许是无暇去想，也许是不敢想……

在危急之中，从“千尺幢”传来一句句急促熟悉的话语：“不要乱，不要慌！”“快把人截住！”这是挤在“千尺幢”崖梯上几个四医大的同学在喊。只见团支部副书记李博和王强同学截住了一个满身是血的男同志。不一会儿，项耀钧同学和校卫生处的两名女护士拦住了一个头破血流的女青年。

“他们不要命了！砸不坏也会被推下山去的！”可是同学们并没有听这些“忠告”，他们依旧拦接着摔下来的游人。

在这生与死的紧要关头，崖梯上站着那么多人，当不

少人都趴下身去保护自己的时候，是这些穿军装的大学生们挺起了胸膛，举起了臂膀。这一“挺”一“举”，只不过一瞬间，是不容思考的抉择，是置生死于不顾的壮举。

“好样的！”游人从心里发出了这样的赞叹。

“千尺幢”上端的险情刚刚排除，拥挤的下端又出现了类似的险情。二十多人从石壁上冲撞着往下滑……眼看又是一场大祸。

“抓住绳子！”随着话音，冯永清等同学将自己手中的背包带抛向下滑的游人。那带子似乎懂得同学们焦急的心情，并不飘悠，“嗖”的一声就掉了下去。一位滚向深谷的游人急忙抓住了小冯抛下的背包带。突如其来的危险使这位游人失去了控制，他的脚刚蹬住崖壁，又悬空了。向下坠落的惯性把站在上面的冯永清拖到了崖边，小冯连忙顺势蹬住一棵小树根。不料小树根松动了，小冯没有松手，他的身体随着背包带向下滑动。

“不好！小冯要被拖下去了！”

站在山下的同学，着急地喊了一声。在这人声嘈杂的混乱中，同伴们根本听不见。大家心急如焚。这时只见学员李华抢上一步，抱住了冯永清的腰。谁知，力气不够，他俩一起向下滚滑。学员王宏欣又跑了过来，抱住了李华。

“好险呀！”大家不约而同地吸了一口气。

这是凝聚着高度献身精神的一瞬间。被从九死一生中拉上来的游人，千恩万谢地走了。这场突然袭来的考验，虽然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同学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就象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象黄继光奋不顾身堵枪眼……

任何风光都不能比拟的峻美画卷

拥挤并没有因为发生险情而缓和。这里涌起的危险的波涛，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千尺幢”下端的铁链在急骤地晃动。只听“咔嚓”一声，随着一声痛苦地叫喊，一位女青年瘫倒在地上。她叫刘丽萍，是天水医院的化验员，左小腿被拥挤的人群别断了。女同学姜民惠、刘俭，男同学谢凯祥、徐卫平发现后，立即将小刘抬到路边。刘丽萍腿骨断裂成两截，中间只有一层皮连接着。疼得她脸色苍白，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面对这样的伤情，军医大学的学生们也着急了。他们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药品、纱布为刘丽萍包扎。

这里就象战场，同学们的行动感动了周围的游人，很快，人流中也递来了纱布、碘酒和一些其他药品。

同学们虽然都是军医大学的学生，但他们毕竟是初年級的学员，仅仅是初步了解了野战外科的包扎常识。然而大家明白：眼下要紧的是不能让刘丽萍断裂的小腿错位。否则这位姑娘就会有残废的可能。没有固定的夹板，同学们找来树枝，用随身携带的背包带小心翼翼地包扎着。学员胡潮用手摸了摸刘丽萍的足背动脉，情况还好。但树枝太细，固定得不稳固。“这样不能走哇，弄得不好断肢会错位的。”“怎么办？”同学们面面相觑。“把两腿绑在一起，健康的右腿就是天然的固定夹板。”胡潮果断地下达着“命令”。

好主意！

很快，包扎完毕。双腿绑在一起的刘丽萍完全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血，还是往外渗透着，在山上多延长一分钟，

对姑娘就多一分威胁。同学们决定把刘丽萍送下山去，胡潮脱下军衣，塞进随身带的挎包内，把汗湿了的绒衣翻了一个个，说了声“抬！”于是，和邓永志等六、七名同学双手交叉成十字，形成一张人体担架，把受伤的刘丽萍抬了起来，近百斤的重量全压在这十几只胳膊上。

“行吗？”胡潮轻声地问躺在手臂上的刘丽萍。姑娘艰难地点了点头。她全身都压在这些解放军大学生的身上了。无限感谢之情使她想不起更好的话，于是回问了一声：“你们行吗？”“放心吧！路不好走，你用手抓稳我们的肩膀。”

刘丽萍，这个秀气而又腼腆的姑娘，是很坚强的。在腿断的刹那间，疼痛撕着她的心，她咬着牙，没有流泪。此刻，她的眼泪却象断了线的珠子。刘丽萍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了：几分钟前，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现在，自己已经躺在这些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同志的“手臂担架”上。尽管她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可是她觉得自己的心和他们挨在一起了，感情和他们融在一起了。她想，我和他们年龄不相上下，经历也大同小异，我们都是同龄人呀！谁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希望？请看，雷锋精神不是在他们身上延续吗？谁说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空虚、思想颓废？请看，一代张华不是在茁壮成长吗？刘丽萍望着身边的这些亲人，心中冲击着一股力量。登华山，对她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她虽然没有登上高峰，去领略奇拔峻秀的风光，但是她看到了一幅更峻美的画卷，这是任何风光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它是身边的这群同龄人用精神，用毅力，用行动描绘的画卷，这幅画卷，留在华山的奇峰险道上，也深深地印在她的心坎里。

“手臂担架”在华山道上艰难地行进着。渐渐地，刘丽萍觉得自己的胳膊湿了。那是胡湖和他的同学们的汗水浸泡的。“休息一会儿吧！”她请求道。“你躺好，我们能坚持，你的腿不马上处理，后果会很严重的！”同学们的回答很坚定，不容置疑。

汗，浸透了衣衫，王延军等同学替下了胡湖、邓永志等。他们在继续前进。

短短的三里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同学们觉得整个双臂似乎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在青柯坪的小院里

青柯坪，是华山峪水流的源头。这里场地平坦，青柯树浮苍点黛，柯叶密茂，故名“青柯坪”。这是一块四方开阔，环境幽雅的山间盆地，素有“四望群峰绕，千盘一路通”之说。举目远眺，白云、香炉、壅肚、大罗、毛女诸峰罗列环绕；回首仰望，西峰悬崖峭壁，真是“仰见突兀撑青空，云带环山紧系腰”。清晨的青柯坪，在薄雾的笼罩下，更有一层淡雅的朦胧美。

此刻，嘈杂的人声早已打破了寂静幽雅的青柯坪。一个为过往游人烧开水的小院里，挤满了穿绿色军装的人。当胡湖他们抬着刘丽萍进院的时候，李博、王强等正为在“千尺幢”拦住的一位中年人包扎伤口。这位中年人是江西九江某研究所的一名助理工程师，他的左前额鼓起了高高的两个肿块，右前额凹陷处血流不止。纱布、棉球不够用了，同学们把自己的手绢拿出来，为他加压包扎、止血。同学们断定，这是凹陷性颅骨骨折，是一种危险的外伤，延误了，会发生生命危险。他们为助理工程师包扎后，就

急忙搀扶他下了山。

胡潮他们把刘丽萍放在小院的一个台阶上，准备在这里给她的腿做一个初步的处理。当解开一层层的纱布，大家都愣住了：断肢的小腿左右晃动，已经开始肿胀了。为了保全姑娘的腿，必须找到较为规则的小木板做夹板。同学们分头去寻找，附近旅社的一个领导见到这群满身汗污的解放军，问明情况后，十分感动。他转身来到小仓库，掀起一块一寸多厚的好木料，送给了正在寻找木料的姬秋和。可惜，木料太厚太长！

“有了！有了！”一位同学举着一个锅盖来了，锅盖折了做夹板，薄厚、长短，再合适不过了。

“哪来的？”

“老乡支援的！”

“老乡支援的！”这句话多么熟悉，又多么陌生。战争年代，部队在前方打仗，老乡们推着小车，抬着担架支援部队。十年动乱期间，军队和老乡的关系不那么亲热了。有的同学放假回家都不愿穿军装，怕别人瞧不起。此刻听了这句话，大家心里都象灌了蜜一样甜。老乡呀，你和战士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娃儿们，洗手吧！”一位摆茶摊的老人端来了一大盆水，又把沏满茶水的杯子送到学员的手中。俗话说，“山中白水贵如油”，这位老人却不收一分钱，喝上老人的水，同学们顿时觉得力量倍增。

这时，项耀钧、姬亚友、孙金立、吴丹金等同学用雨衣抬着头部受伤的一位女青年进了小院，这位女青年叫尚俊萍，在“千尺幢”，姬亚友和同学们把她拦住时，她还是清醒的，当她伸手摸了摸头部，看见满手的鲜血时，就

一下子昏了过去，到现在还没有清醒过来。绝壁上没法绑担架，几个同学硬是用雨衣把她抬下险峰的。

救人刻不容缓。好几个受伤的游人都在这里等着下山。同学们分头行动，找来了一个旧棕床，又用树枝和背包带扎起了简易担架。

班长，共产党员王延军毅然担负起担架队的组织工作。胡潮被指定为第一担架组组长，他举着手臂大声喊着：“谁跟我来！”

“我去！”李汝刚大声地呼应着。

“我也去！”李放坚定地喊着。

“我算一个！”张玉明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

十多个同学一起站了出来。青柯坪的枝叶震颤了，飞流的瀑布震颤了，环绕的群峰震颤了！胡潮的心也被震颤了。他手一摆，说了声“走！”几个同学抬起了靠小院门口最近的昏迷不醒的尚俊萍，踏上了下山的路途。

他把“墨镜”们给镇住了

从青柯坪到山门口的玉泉院，是20多里的峡谷险径，穿梭于峡谷洞水之间，最难走的一段路要数“十八盘”了，它路回坡陡，盘回十八折。

为了使头部负伤、昏迷不醒的尚俊萍在路上不致发生危险，必须保持担架平衡。每逢下坡，胡潮和他的战友总是把担架高高地举过头顶，抬在后面的同学，或是下蹲弯腰，或是干脆跪着往下挪动着，每走一步都艰难啊！

“前面有一个‘之’字型的急转弯。”探路的同学李放报告着。说是探路，其实任务也不轻，要放开嗓门，说服拥

挤的游人让开一条路，身上还背着抬担架的同学们的挎包。眼前，这个急转弯象是在向担架队示威。一个人只身从这里过，还要紧贴着石壁，一脚踩空，就要掉进深谷。一人长的担架过不去，“怎么办？”身材瘦小、灵活的翟守恒、韩开宝、姬秋和等同学便小心翼翼地钻到担架底下，弓着身一点一点地把担架蹭了过去。为了伤员，他们之间的配合是多么默契啊！

同学们的肩膀肿了，皮磨破了，火辣辣的疼，胡湖边走，边给大家鼓着劲儿。“武若平，你的腋下怎么出血了？”一位同学推了推这位一路默不作声的小伙子。

“别动，没事。”武若平笑了笑，开口说了他下山以来的第一句话。

那位同学猛然如梦初醒：“是不是你的伤口裂开了？”

“没事，没事，走你的吧。”武若平不动声色地说着，推开那位同学，大步流星地前进着。

担架队在前进。

这个名叫武若平的小伙子，刚做完腋下手术，拆线不久。他知道同学们要去登华山，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便跟着来了。此刻，他和同学们一样，早把游山和个人的安全置于脑后了，他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地送伤员下山。同学们想劝阻这位倔强的同学，但是大家知道磨破嘴皮也没用。武若平腋下的血透过衬衫，一滴一滴滴在了华山险道上……

曲径路回，几个穿喇叭裤，戴墨镜，嘴里哼着流行歌曲的青年，迎面走了过来。“喂，大兵，这下可以立功了！”

“还可以入党！”“加油啊，大兵！”他们边说边笑着，洋洋得意。

“你们站住！”胡湖怒吼着，把抬着的担架让给旁边的同学，向那几个“墨镜”走了过去，不，是冲了过去。没有抬担架的同学也一起围了过去。“你们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威严，把这几个“墨镜”镇住了。他们原来认为“英雄们”不过是些信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想出出风头的人，没想到，他们声色俱厉，锋芒逼人，使自己难以招架。

“说呀！”同学们厉声地喊道。

“刚才，不过是开玩笑，别当真，别当真……”“墨镜”们“投降”了。

好一个胡湖，看他那个样子，一脸的憋劲。平时，他对同学们从来不红脸，这会儿，想不到如此严厉！要不是怎么同学们那么信赖他，选他当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副主任呢！

担架在前进，山下的医院，已经能够望见轮廓了……

他们应该得到的，全部得到了。

把尚俊萍送进了医院，同学们这才觉得全身又酸又疼。这时，要是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可以美美地睡它三天三夜。然而，现在还不是睡觉的时候。按照规定，他们必须在今晚返回学校。

当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火车站时，华山拥挤的人流已经先于他们“流”到这里了。

同学们互相偎依着挤在车厢的过道上，眼皮不听使唤直打架。

“你们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吧？”一位旅客推了推身旁的一位同学，那位同学点了点头，这是瞒不过去的，胸前都